

逾百選手角逐柏斯鋼琴賽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湯艾加、李欣欣報道：由柏斯音樂基金會主辦，香港音樂導師同盟協辦，柏斯音樂集團（下稱「柏斯」）贊助的第六屆亞洲青少年音樂比賽總決賽於本月十七至十九日（今日）在港舉行，並將於本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廳舉行頒獎禮音樂會。總決賽首日，柏斯總裁吳天延在時代廣場柏斯演奏廳舞蹈室接受媒體採訪。

是次鋼琴比賽經過一年籌備，七千多名選手多個月角逐，最終百多名選手取得競逐總決賽資格。選手主要來自內地、香港、台北，今年更有美國、德國等國家或地區的選手參加。

樂譜較往屆難度系數高

柏斯將踏入三十周年，這將是柏斯的又一個轉折點。「第六屆亞洲青少年音樂比賽」的比賽選曲可體現這一轉折。是屆比賽所採用的樂譜難度系數甚高，不同於以往各屆。決賽演奏曲目包括《貝多芬D大調第15號奏鳴曲 作品28「田園」》、《舒伯特a小調奏鳴曲 D.845》、《莫扎特F大調奏鳴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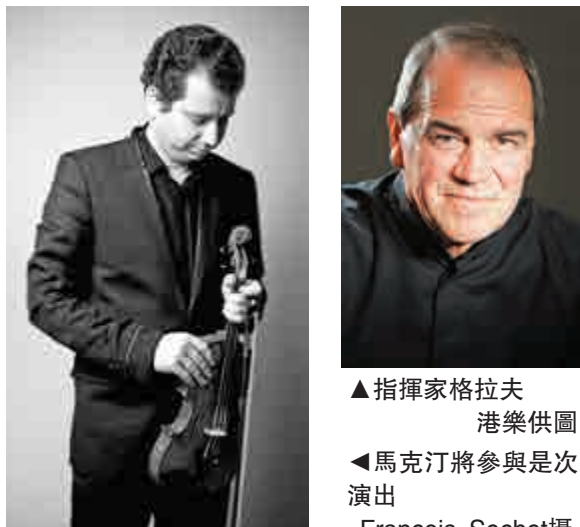
K.533/494》等。「許多樂手見到樂譜首刻就已卻步，所以這屆的參賽人數可謂歷屆最少，但亦是歷屆最精。」吳天延在採訪時提到。柏斯在「推廣音樂文化」上，正在研發音樂互動課程，可通過網絡讓音樂師資薄弱的中國邊境城市的兒童享受優質音樂教育。另一方面柏斯有自主的樂器研發生產能力，於二〇〇〇年開始創立民族品牌「長江鋼琴」，至今已走過十六年時間。從一九九七年起，「長江鋼琴」的團隊就已買回國際優質鋼琴進行拆卸，逐部件學習研究，為生產民族的優質鋼琴打下基礎。吳天延說：「一個優質的鋼琴品牌的存在，亦能從另一方面體現一個國家的整體音樂水準。所以對於長江鋼琴每個細節以至於每一個彈簧的質量把握，亦是非常嚴謹。」因為對鋼琴優秀品質的追求，長江鋼琴逐漸被肯定且已走上國際舞台。第四十三屆香港藝術節節目匯豐「弦響香港」音樂會，香港鋼琴家李嘉齡在台上演奏古曲《春江花月夜》的鋼琴正是長江鋼琴。在「培育音樂人才」方面，柏斯每年贊助多場音樂會發掘優秀音樂人才，同時亦與高合作設立音樂獎學金系統，惠及近百間高校的優秀音樂人才。

查詢比賽詳情可瀏覽亞洲青少年音樂比賽網頁：www.asianyouthmusiccompetition.com。

藉着網絡普及音樂教育

「柏斯一直秉承『推廣音樂文化，培育音樂人才』的宗旨。」吳天延在採訪時提到。柏斯在「推廣音樂文化」上，正在研發音樂互動課程，可通過網絡讓音樂師資薄弱的中國邊境城市的兒童享受優質音樂教育。另一方面柏斯有自主的樂器研發生產能力，於二〇〇〇年開始創立民族品牌「長江鋼琴」，至今已走過十六年時間。從一九九七年起，「長江鋼琴」的團隊就已買回國際優質鋼琴進行拆卸，逐部件學習研究，為生產民族的優質鋼琴打下基礎。吳天延說：「一個優質的鋼琴品牌的存在，亦能從另一方面體現一個國家的整體音樂水準。所以對於長江鋼琴每個細節以至於每一個彈簧的質量把握，亦是非常嚴謹。」因為對鋼琴優秀品質的追求，長江鋼琴逐漸被肯定且已走上國際舞台。第四十三屆香港藝術節節目匯豐「弦響香港」音樂會，香港鋼琴家李嘉齡在台上演奏古曲《春江花月夜》的鋼琴正是長江鋼琴。在「培育音樂人才」方面，柏斯每年贊助多場音樂會發掘優秀音樂人才，同時亦與高合作設立音樂獎學金系統，惠及近百間高校的優秀音樂人才。

港樂三月呈獻《圖畫展覽會》



▲指揮家格拉夫
港樂供圖
▲馬克汀將參與是次演出
Francois Sechet攝

【大公報訊】香港管弦樂團（港樂）將呈獻穆索斯基著名的《圖畫展覽會》、利亞多夫的交響詩和浦羅哥菲夫第二小提琴協奏曲，三月二十五及二十六日，指揮格拉夫（Hans Graf）將聯同俄羅斯小提琴之星馬克汀（Dmitri Makhtin）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獻上以上精彩曲目。

這趟充滿俄羅斯色彩的音樂之旅，將由利亞多夫三首取材自俄羅斯神話及傳說的作品展開。利亞多夫接受了當時「俄羅斯帝國地理學會」的委託，搜集俄羅斯各地的民間傳說和音樂，他因而取得靈感，寫成《芭芭亞加》和《奇奇莫拉》，而《魔湖》則以俄羅斯傳說中一個陰森而神秘的湖為藍本。

浦羅哥菲夫的第二小提琴協奏曲也採用了俄羅斯民間音樂作為樂曲開首的魔幻主題，優雅地結合了浦羅哥菲夫更為芳醇的音樂語言。獨奏者是俄羅斯小提琴家馬克汀，他曾灌錄浦羅哥菲夫第一小提琴協奏曲。

音樂會下半場港樂將演奏俄羅斯著名的音樂作品穆索斯基的《圖畫展覽會》。穆索斯基最初為紀念其建築師友人維克托·哈特曼寫成了鋼琴作品，音樂會將演奏由拉威爾配器的經典管弦樂版本。

是次音樂會將於三月二十五及二十六日晚上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發售：www.urbtix.hk。

兩晚音樂會均設免費音樂會前講座。查詢節目詳情可瀏覽港樂網頁：www.hkphil.org。



▲第六屆亞洲青少年音樂比賽總決賽現場
柏斯琴行供圖

▲柏斯音樂集團總裁吳天延接受訪問
柏斯琴行供圖

▲鋼琴家李雲迪正在用長江鋼琴演奏
網絡圖片



王蓉蓉率團獻演張派名劇

品菊鑑韻



▲《京劇曲譜集成》載有張派名劇《望江亭》的曲譜，並由張君秋親撰「前言」



▲《張君秋傳》既有生平記敘，亦有張派藝術闡述及授徒拾絮

「四小名旦」是京劇界繼「四大名旦」搞出來的新玩兒。眼看著「四大名旦」各領風騷而後一輩的巨角演員相繼凋零，人們是在一九三九年另搞一個小旦的名號。為了尊崇梅、程、尚、荀四大前輩並且基於藝術事實（蓋因四大名旦尚在頂峰），新選出來的四位年輕巨角演員只稱「四小名旦」，而這四位在此之前幾年曾經榮登「巨角四大名伶」寶座。換言之，兩次選舉都是由四位勝出。

這「四小名旦」是指李世芳、毛世來、宋德珠、張君秋。李世芳身故以及宋德珠息影後，由陳永玲及許蘭英補上。四小名旦當中之高足，也是千百門生中梅最疼愛者。他是梅蘭芳衣鉢傳人。可惜他遇到空難，英年早逝。毛世來與李世芳同屬當年成科班「一世」字輩，專演花旦而不擅青衣；宋德珠是中華戲校第一科班「德」字輩的學生，擅演武旦，精於「打出手」，但由於演了沒幾年嗓子就「塌中」（「壞掉」，不能再唱。從上可見四小名旦之中的三位，都沒有創立流派。能夠為京劇巨角增添一個流派的演員，就只有張君秋了。

過去一世紀，京劇巨角名家輩出。遠的不說，光是梅蘭芳那輩及其後者，就有多位名旦。稍後京劇的戲迷，當必聽過「四大名旦」，亦即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及荀慧生。他們各有特色，也是開創流派的一代宗師，但以繼承情況來說，則各有不同。梅蘭芳正宗大方，雍容華貴，因此後輩巨角，向派且；程派屬於偏鋒奇路，但後輩巨角，向派且；須講求剛硬底子，因此難有繼承；荀派擅於花旦小旦戲，宗荀而卓然大備者，倒不算多。

戲迷有否留意，「四大名旦」盡是乾旦（即男旦）。原來這四位乾旦之外，後來還有一「四大坤旦」，但她們不是宗梅宗程，就是藝術生命短促又或壽數不長，根本成不了流派。其實，當年先後兩度進行的「四大名旦」選舉，入選資格是參選者必須是擔班頭牌。因此，名旦如筱翠花（于連泉）、芙蓉草（趙桐珊），由於從無擔班，連入選資格也沒有。從他倆領受教澤的巨角演員雖然眾多，但始終沒有開宗立派。因此，「四大名旦」之後而創立流派的，是「四小名旦」裏的張君秋。

京劇張派名旦王蓉蓉將率領北京京劇院來港演出五日，並親自擔演當中的《西廂記》、《狀元媒》及《沙家浜》，而她的弟子王茜，則擔演張派另一齣名劇《望江亭》。

張君秋出道之前，身世頗為可憐。母親姓張，是位梆子演員，育有兩子，君秋行二。可惜丈夫在兒子早年時就已拋棄妻孥。兩子只得改從母姓。張君秋學戲當演員，自有他的優越條件，但也有未逮之處。他天生一副好嗓子，而且悟性高，擅於運轉行腔，以致成名後，京劇迷許之為「屢創新腔」、「佳腔迭出」。

他與另外三小名旦出身不同；其他三位都是科班出身，學得正宗，練得規矩。張君秋小拜入星運不佳而改為開辦授徒的演員李俊奎的門下，當他的「一手把」徒弟，由李一手一腳調教出來。也就是由於這個背景，他的武功和「身上」（指身段、肢體動作）以至各款架式，都比不上另外三小名旦。他專演青衣和閨門旦戲，而不大動得刀馬旦和花旦戲。

張君秋初出道時，先得到「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雲賞識，在他授以一角。後來又獲著名老生馬連良器重，邀他加入自辦的戲班「扶風社」。由一九三八年至四一年，張君秋在馬連良的班裏，唱得越來越紅。到了四一年合約期滿，「謙和社」自己擔班頭牌，初以「謙和社」的班名與戲迷見面。新中国成立後，他的藝術仍處高峯，行裏地位崇高，戲迷十分推許。

然則張君秋唱腔有何特色？扼要而言，他的唱腔是以梅派作為基礎，然後有機地、巧妙地吸納各家的特色而融會成自己的東西。例如，他自知有副好嗓子，壓根兒不須刻意仿效程腔的「怪聲怪氣」，而是吸取程行腔時的婉委；他沒有尚的武功底子，無法全盤仿效尚派，但吸取了對方吐字行腔時的堅實；他做工上遜於荀，但在腔上糅合了荀的靈巧，其他名旦如黃桂秋以至老生譚富英，他都有所吸納。由於他音域廣闊、高底自如，因而能夠因應各劇的不同人物而設計合適的唱腔，藉以凸顯人物的不同性格及心理狀態，達至聲情並茂的境界。

張君秋在長年的演出裏，積累了很多戲寶。從市場營運效益看，連演兩場《沙家浜》。

從新處理舊有腔調

如前述，京劇迷常常稱許，張君秋佳腔迭出。此言確實非虛。隨便舉個例子，他在《望江亭》一劇裏，對故有的「四平調」，有另外的處理，把原有暗啞的調子變得明亮。又如傳統戲《玉堂春》裏的「起解」，他除了改回舊有的唱詞，「低頭離了洪洞縣」，而棄用新詞「蘇三離了洪洞縣」，以便更貼合自己是女囚的身份，唱時連行腔也有改變；至於隨後的一句「將身來在大街前」，也有不囿於傳統的處理。又如《西廂記》「賴婚」的一段「二六」，以極大的高低對照凸顯人物的情緒。

張君秋除了活躍於舞台，也廣收門生。當中最為人知的包括楊淑蕊、薛亞萍、王蓉蓉、楊春霞、李炳淑（原宗梅）、王婉華、趙秀君等。根據不完整的統計，宗張的弟子以至私淑（即偷師）的後輩，少說也有一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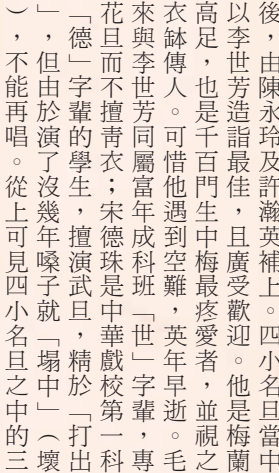
關於張君秋其人其藝，戲迷除可觀賞現存的錄影錄像如《秦香蓮》等外，可參閱書籍如《國劇名伶軼事》裏「且說四小名旦」一文；而《京劇曲譜集成》第五及第十集則分別載有《望江亭》及《秦香蓮》的曲譜。以上都是有用的資料。

最後談一談今次連演兩場的《沙家浜》。這主要是新生一代很想追溯「文革」時期文藝方面的諸般形態。熱潮過後，大家對「文革」的文藝缺少了重溫之心。其實，撇開社會政治因素不談，單從戲曲藝術看，樣樣板戲以至廣義的現代戲都存有一個無法補救的大缺點：只消簡單想一想，演員為現代戲而須穿上現代的服裝，以致固有的鬚功、水袖功、翎子功、起霸、亮靴等等極富表演能力的形體動作完全欠缺。觀眾哪會對這種表演能力大打折扣的現代戲熱烈捧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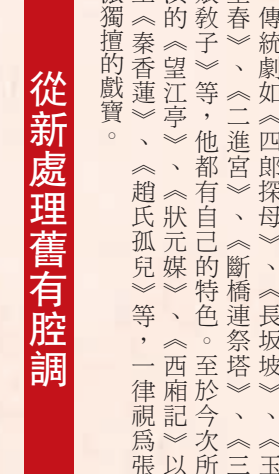
《沙家浜》劇照
▲王蓉蓉在《西廂記》飾崔鶯鶯
香港藝術節供圖
香港藝術節供圖



▲張君秋（左）《狀元媒》飾柴郡主
香港藝術節供圖



▲王蓉蓉（左）在《狀元媒》飾柴郡主，杜詠飾楊延昭
香港藝術節供圖



▲《沙家浜》劇照
▲王蓉蓉在《西廂記》飾崔鶯鶯
香港藝術節供圖
香港藝術節供圖

《望江亭》或《西廂記》？
（二〇一六年香港藝術節導賞系列之一）
編者按：北京京劇院「張派青衣名劇選」定於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先後在香港大會堂及沙田大會堂共演出五場。
塵 紆